

《薄荷糖》— 純善逝去的悲歌

李滄東2000年的代表作《薄荷糖》以怵目驚心的開場述說男主角金永浩人生：他悲痛欲絕，站在鐵軌中央，面對直衝自己的火車嘶吼著：「我要回到過去！」

絕望人生

在結束生命的三天前，這個中年男人落魄潦倒、粗惡暴戾、滿腔仇恨，他借高利貸炒股破產、被生意夥伴背叛攜款逃跑、回家探望妻兒被拒門外；五年前的他，生意慘澹、夥伴不忠、妻子不貞；七年前，他曾對別人嚴打逼供、拳腳相向、逼迫他人。誰想到二十一年前的他是個夢想當攝影師、照遍世間小花的善良青年？

倒帶回憶

導演把男主角金永浩的人生分割成六份，以倒帶的手法，將生命的終結作為開首，展述他自殺的前因後果。手法類同美國電影《Memento》(2000)，引起觀眾好奇後再跟隨鏡頭追溯下去，但《Memento》說的是一宗張揚的命案，而《薄荷糖》卻不動聲色，如同街上的平凡路人，不知哪天就在身旁上演怎樣的悲劇。隨著火車一站站後退，銀幕回顧著金永浩心中每個轉折點：他逃避，他愧疚，他牽掛，最後他絕望。這一切源自年少的一個晚上。

心的死亡

1980年的一個晚上，韓國政府發動機關鎮壓學生，以暴力結束了一場民主運動，導演有意把金永浩的人生栽在這不堪回首的歷史事件裡頭：正在當兵的青年金永浩不幸闖進了這事件裡。本來想拯救卻錯手殺死了路過的無辜少女，在那一刻，他的心也被他自己誤殺了，他甚至不敢去接受，他的善意竟會血腥收場；追求美好的民主夢，結果是一場噩耗。這樁歷史所殺掉的，除了追求民主的學生，還有多少人的心？帶著傷痛的人，是如何生存下去的？導演借金永浩這個悲劇人物，寫在面對歷史傷痛的人所過的人生，也是對他們的一種關懷。

" Life is beautiful? "

在往後當警察的日子，他嚴刑拷打線人，在線人的小本子上看到了一句：life is beautiful。金跟他說生命是美好的，是諷刺他不乖乖交出線索的下場，但真正諷刺的是，往後金再次遇見他時，他正與妻兒一家人在餐廳裡共進晚餐，而此時金的妻子卻跟別的男人在一起。誰的人生才是美好的？當他還是初生之犢時，戰爭令他慌亂地散落一地薄荷糖；當他想要拯救一個路過的無辜女孩時，卻錯手將她擊斃。還來不及了解世界是怎樣的一回事，鮮血就急著往他的臉上濺。人生若然是美好的，為何他卻感受不到？在愛情、在仕途，他都選擇了逃避，逃避那個晚上所犯的錯，那多年來都仍未止血的傷口。在許多不可能挽回的抉擇前，恐懼替他做了選擇。面對每個洪流的衝擊，他都守不住，因為自從傷害了別人後，他不敢再相信life is beautiful，生命曾經那麼殘酷地呈現在他面前。

最後的善念

在電影的最後，導演把男主角帶回他自殺的現場，二十年前那個郊外的火車站上，有笑聲、有小花、有愛慕的眼神和笑容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為何金突然走到一旁，看著疾走的火車流淚？他說，他對這個未曾來過的地方感到似曾相識。當我們從回憶的火車停靠在男主角每一站的人生，終站竟然就是起點；在火車撞上他的那一剎他仍執著想要回到過去，而那過去的自己好像預見他一步一步被毀滅的人生，他流淚是因為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他的人生被火車活活碾過，這或許是他的宿命。在最後的一刻，他記住了初衷，記住了自己曾經想捕捉那內心深處美好的小花，哪怕如何無力，哪怕只是想想，就是導演想給每個活在絕望之中的人的寄語。

在生命前進的軌道上，我們無一刻不直面順逆境界的挑釁，每個瞬間被逼迫著進退的抉擇，每個決定都足以把人生牽絆上完全不同的軌跡、完全相反的苦樂結局。自主或是不自主？把鼻子交給命運牽著走是理所當然，還是要找到方法，讓身心置諸塵境前仍能抓穩舵盤？我們也可探問，主角能否在人生軌道那個點上憶記起那朵小花，而不是在不可挽回的終點上才回歸原點憑弔？要讓心中那朵小花茁壯強大，強大到如巨樹般，縱使在瞬間爆發的災難前仍能如盤石般被抓緊方向？這不是依賴於我們選擇以什麼日復日地灌溉心中的小花嗎？